

安陽集卷第四十五

宋

忠

獻

魏

王

韓

琦

著

奉
挽辭

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枝正

章獻明肅皇太后挽詞二首

一紀祥鴻化千齡從列僊至仁高協帝厚德遠參乾驗寡親嘗藥
恩深欲報天為殫臣庶淚朝雨助潛然
璿駕方修祀金波忽墜空悲歌傳薤露祕殿聞椒風霧重昏軒曜
雲悽泣舜瞳仙輿邈何在天外藥珠宮

章懿皇太后挽詞二首

外族傳仙系中間著德容瑞符衣履玉懿範史編彤天闕雲淨仗
秋高露泣松宸心望歸駕滄海晦三峯

夢日推祥舊儀坤講禮新帝親無及養天意此何仁宮寢延高月
禱禴寓洛塵欲知仁主孝淚血送龍輜

章惠皇太后挽詞二首

椒掖道方在龜臺別信空舊恩緣服重新朝見慈同殘月無多夜
餘花一向風徽音從此斷忍顧洛川東
柔順符坤德興居監女箴笥衣裙有練殿璧帶無金外族疏恩薄
中宸結愛深宮娥齊欲淚誰副祝延心

仁宗皇帝挽詞二首

道义民胥化幾先慮極深勤邦循禹度傳聖得堯心生德齊天地
仁聲振古今三山神藥在滄海信空沉
薄葬定隣邊民安即舊臺大非容六馬深不錮三泉忍逐宮車出
翻隨玉輅旋西都無限竹淚色似湘川

聖治方無事仙遊遽不還心休黃屋外鄉遠白雲間笳鼓悽寒月
旌旗卷暮關孤臣期得殉黃鳥願重刪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遽委飛乾運應開出震符子方批鳳尾天已下龍胡邊密恩堯治
謳歌啓舜圖只留勤儉德千古亘三無

此日天無色輜車下禁宸悲風隨去仗哀淚裏行塵一閉皇堂夜
長閑御寢春守陵來有幾蕭索慶寧人

蜃駕雖停洛颯輿已逝天空藏軒劍鳥不改霸山川挽揭秋聲外
旌翻夕照前老臣非從死何路答知憐

司徒侍中杜公挽詞三首

早退輕高位孤風振昔賢上恩終不已民望日依然榮寵三增秩
優游十換年請者良史舊德孰似公全

直道當年梗清名萬世師身閑心在國跡退德高時警絕新詩雅
飛騰老筆奇歸休何所樂持此道希夷
哲人何永逝天理此難忱子謹新遺札家無舊賜金可傳清白業
未足太平心計至悲尤動忘年顧遇深

僕射王公挽詞三首

早冠廉良選專翰墨盟上知唯直道人愛是純誠極權無撓
台衡論必平嗚呼今已矣天不為蒼生
公昔魁多士予時託後塵交因荷心照義實過天倫進始欣連茹
官終愧積薪牙絃茲遂絕不見賞音人
相府陪高議於時適共榮開懷叙疇昔協力異登平幾日違三笑
何期隔死生寢門長勵後追愴不勝情

張汝士寺丞挽詞一首

昔與君游者芝蘭久更芳高懷澄水月和氣煥春陽陳迹川流遠
嘉名歲景長平生歐尹友嘗歎善人亡

滿腹康時業丁年未一伸方從中洛掾俄掩北邙塵有子賢荀里
登科感孟鄰新阡伊闕下長得塞門春

江西提點刑獄閻顯郎中挽詞一首

昔忝中山帥君時佐郡條協心圖治俗同榜喜為僚方卜門容駟
俄驚坐賦鴟新阡思一慟西蜀柰迢遙

致政王子融侍郎挽詞三首

公昔求還事年猶未縱心軒裳輕俗累水月瑩禪襟樂任荒三徑
閑時戲一禽陶然踰五閩已矣世同欽

伯氏勲名永繇公左右然賢禪求帝篆行錄廣時傳餘範光門法
遺文纂史編欲知天報厚五福賜吾全

蘇東坡集卷四十五
昔貳淄川政嘗依太守賢于門欽世德阮巷忝親聯僕始慙當軸
公方遂引年音容俄永隔杖泣望新阡

太尉侍中宋公挽詞三首

科等魁髦彦文章壓縉紳大權更將相優寵極人臣還享至一品
享年踰七旬請看今與昔誰可望公隣

仁皇求治始公出冠儒英仕路知卿相時名獨弟兄兩朝推重德
當世服純誠身後傳家者群書但滿籬

注想尊元老云亡歎哲人恤章隆上衮哀挽出中宸史入經綸迹
文藏造化神笳簫陽程路行者亦霑巾

蘇洵負外挽詞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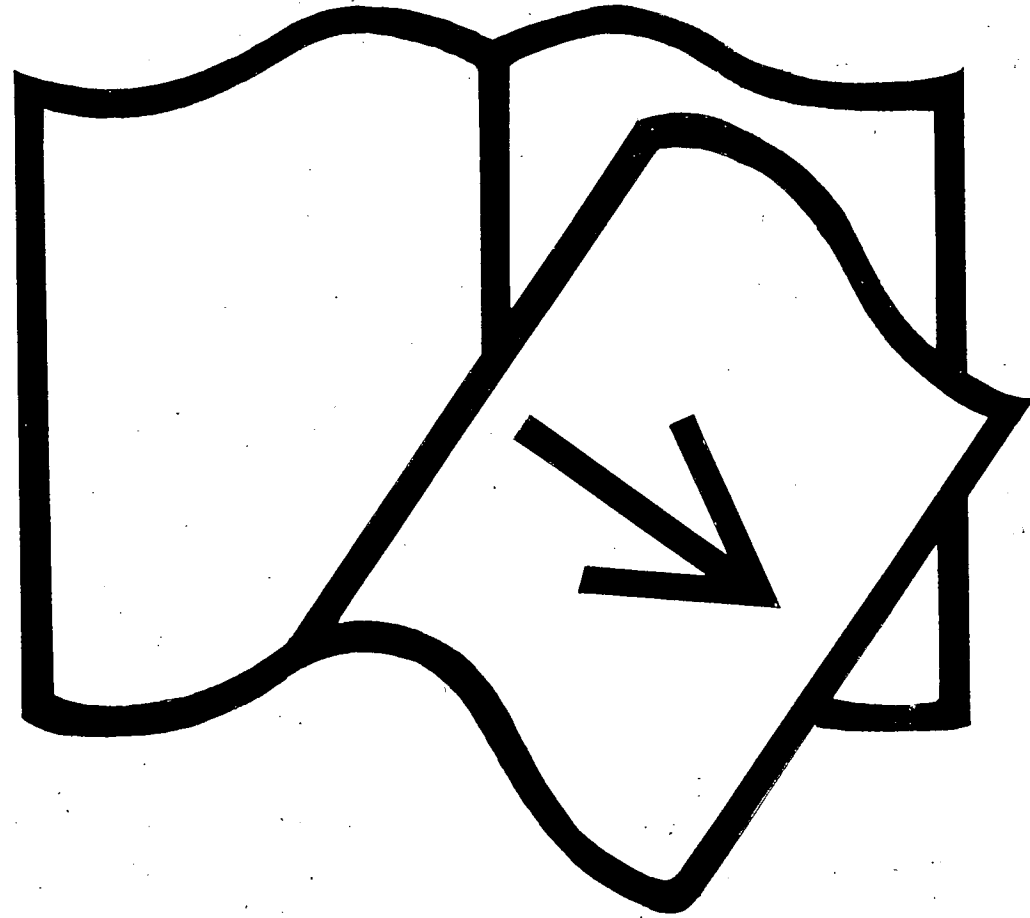
對未延宣室文嘗薦子虛書方就綿蕤莫已致生芻故國悲雲移
英游負石渠名儒并用晚厚愧不先予

族本西州望來爲上國光文章追典誥議論極皇王美德驚埋玉
瓌材痛壞梁時名誰可嗣父子盡賢良

太尉呂公挽詞二首

韋平傳慶裔方召起隆名塞上天聲遠帷中廟筭精期調玉鉉
時忽喪金城朝野悲何甚邦家重老成

要劇更中外幾微照古今嘉謀增國重和氣入人深龍已須雲起
星俄向壘沉得名非得壽天報此難忱



原件短缺

略處蓋曾祖令公創其頌也舊文闕六代七代祖之諱今皆得之
謹錄而載於家集府君誌文之後俾子孫傳之知吾奉事祖宗之
勤賢者必能過吾勤而不肖者亦當師吾勤而自勉也

錄載五代祖庶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琦之五代祖庶子而上世葬于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原庶子生祠
部與鼓城府君鼓城生永濟府君永濟始自北原徙鼓城與夫人
張氏葬于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後之子孫奔走薄官故
於蠡吾之坐省視不能及天聖中三兄司封任群牧判官有卿貢
進士韓可者自博野赴舉來京師與司封兄相遇從且叙宗派慶
曆八年琦知定州而可之子身亦來請見稱從姪問其祖系相承
之次第不能悉也而可之父子復未嘗一語及先坐之所在嘉祐
三年琦既得鼓城之墳於北馬稱嚴封樹且念庶子之坐雖年祀

尤遠苟訪之勤亦當得之會故吏國子博士劉觀通判永寧遂以
茲託已而得觀書言并嘗補舊舊坐得二誌文一諱文操并以墳
圖亦示詳二誌所載三代則皆庶子之親弟也八年春遣男忠彥
走蠡吾以詳辨之一墳處諸坐之西北最大而高忠彥意若神感
謂衆人曰此當是吾庶子之坐也於是祭而開壙及甬得其誌石
視之果然衆大嗟異而庶子坐嘗為暴水所侵內甚沮洳遠祖
諸坐皆久失治完遂一新崇善事具重修五代祖坐域記噫琦以
區區奉親之志而獲天之報也數矣其所以答天之意者惟奉事
先世益加其勤至於瞑目而後已耳吾子孫輩視吾奉親之志如
此而獲天之報如此可無動心而思繼者哉今錄庶子與其二弟
誌文附于家集以求其傳云鼓城誌文曾祖登州錄事參軍當云
諱沛而書以高祖沂州司戶府君之名者當時填諱之誤也謹序

重修五代祖坐域記

唐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
丞賜紫金魚袋諱又賓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道
不仕而鎮帥太傅王紹鼎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
補節度副記室事紹鼎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襲有父鎮益尊
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巢賊犯關僖宗幸劍南景崇率定帥
王處存合隣道入關進討關輔以平皆庶子謀也景崇卒其子
太師鎔幼嗣父以府事一咨于庶子以義結隣帥以尊王室朝廷
嘉之故恩命累以光啓二年八月十四日終于鎮府立義坊之
私第年七十有二庶子曾祖諱融沂州司戶參軍祖諱沛登州錄
事參軍父諱全隱居不仕自隱居而上世葬深州博野蠡吾鄉之
北原博野今為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十月十五日復附葬于

先塋夫人崔氏棣州司馬魯之長女婦道母訓為世儀法終于天
復二年七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八月十七日歸祔于庶子
生二子長諱定辭鎮襄深趙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
兼侍御史好學能文無所不覽嘗聘燕即劉仁恭仁恭命幕吏馬
或以詩贈祠部頗銜已學祠部即席訓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
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沐麗辭世與雪兒歌一座愛其辭
而不能解馬大屈服事具北夢瑣言次諱昌辭真定府鼓城令琦
之高祖也為政有惠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亡生一子諱彥廣晉
府永濟令琦之曾祖也永濟始自蠡云北原從鼓城與夫人張氏
之喪葬于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先石令公始葬永濟與
夫人史氏暨琦祖太子中允知靈州諱勗諱宗與夫人李氏于相州
安陽縣之豐安村自先君之亡諸子幼而孤長而薄官奔走四方

故但能時奉豐安之祀其於北馬蠡吾之祭則力莫能及年世殊
邈幾于不能辨識嘉祐三年琦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植今年春
遣男忠彥走蠡言又得庶子之塋于北原而先域之西北隅北距
唐河數里之近嘗經霖潦暴漲浸淫及于庶子之塋且念神宅久
安不敢改卜乃於嘉祐八年七月一日遣孝彥告而啓壙自下以
甃實而上絕沮洳而止衣衾棺槨易而新之然後塞隧廣封以為
萬世之固逮遠祖諸塋率加治葺剪其荆棘而易以嘉木繚其垣
壙而表以高閼既襄其事也遂直書營繕之始末而納諸壙中且
復謙于子孫曰夫謹家謀而心不忘于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
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絕為重時自心于學每見祖先所為文
字與家世銘誌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
時編歲緝寢以大備其所誌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

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事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謀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此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而知此則與夫世之絕也何異子孫其志之子孫其志之時嘉祐八年七月十三日記

叙老考公遺事與尹龍圖書

琦啓今歲始於相州安陽之新安村距祖塋三十里得地吉以明年二月奉考妣以降諸喪歸葬焉孝子之心必求世之高才大筆以志不朽惟先石官氏次叙暨從政之迹則有司封先著行狀及國史所記不敢復述今載考家謀諸老舊得先君之遺事繼而書之以備論譏先君之先深州博野人也自李唐以來世以官學知名曾祖昌辭皇任真定府鼓城令祖璆皇任廣晉府永濟

令父廟諱皇任太子中允贈工部尚書去年秋琦忝貳樞筦繼以郊恩得追龍二代永濟府君贈太子太保夫人史氏贈北海郡夫人尚書贈太子太傅夫人李氏贈趙郡太夫人即晉相李公崧之嫡女也先君贈太師夫人羅氏贈仁壽郡太夫人即故大諫廷吉之女鄴王之孫也始太師高祖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父賓富貴文行值唐僖宗朝王室多故遂優游鄉里晦道自養時鎮帥王紹鼎知其名厚加禮辟起參幕之任逮子景崇龔鎮以巢寇亂糾檄隣道圖勤王之舉庶子盡所籌畫卒成其功生二子與諸姪俱有才名更爲中令常山王鎰賓屬故鎰府衣冠之盛冠於一時長子定辭鎮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次即鼓城府君也祠部爲文長官嘗聘燕帥劉仁恭與仁恭幕吏馬或賦詩有虞謹錄筆之句當世推其博覽鼓城早

亡真定亂太保舉族之趙郡之林真定府衙推後李公松徐
延光知之歷補深冀屬邑主簿丞文攝真定府衙推後李公松徐
公台符有鄉曲游學之舊皆虛貴仕以太保未達為隗方交薦于
朝而太保病不起故徐哀而作詩曰官曼何事教埋玉朋友無由
繼斷金足見相得之深也而李公以弟義之女歸于太傅當周晉
二朝屢從藩府之辟長於書裏得唐李義山之體實為具清河宰
受署之日作條教揭榜以諭縣民其略有在法擾人之事斷腕不
行養民恤物之方疾心是念之語故子孫為吏祖其廉愛之法後
徙家相臺開寶末終康州牧大師即其第三子也故為相州安陽
人大師美鬚髯狀貌奇偉立朝廷特指紳衿仰外寬內恕雖家人
未嘗見喜慍之色出入嚮背自不妄視在相幕時年未壯里人有
伺其出戲於衆曰今日得韓公左右顧我當何言其有酒其歡

重如此生平不喜任智數與人言必盡出肺腑性至孝自幼孤見
事二親有祿以養者則欣然終日憂已無及力紹先業年十九登
進士甲科聲稱烜赫仕漸達諸親率均俸周急不問疎近以是家
無餘財姑姊數人孀且老悉奉以歸事之甚恭為其舅女婚嫁又
與之營薄業使足以濟其終而後已訓諸子要令自取祿仕屢經
恩得任子皆叩而不奏仁壽或以為言大師曰兒曹有官在身使
謂榮官可不一而得廢學矣俟其藝業有所取奏之何晚故身歿
之後三子皆白丁法掾兄用遺奏始得出身凡莅官大抵以愛利
為本奉身廉約於民無毫髮之擾所去人思之罷泉南行次建州
傳舍而終泉人聞之罷市奔赴慟泣於靈所競為佛事以報焉公
早以方正才敏為神宗所知亟被東擢留計省凡八任不令補外
數欲大用為忌者所抑而止至景德祥符間趣向優異時皆又任

直與當權者不合遂守道平進無所屈撓以至子亡小子野蠻至
重幼失所天尚不能記顏面之髮鬪治行之美盡亡不得其二二
又先君章疏文集先為河陽法掾兄所掌及物故嫂辛氏盡攜以
歸其家後失之不復得故紀述之際實多漏略其可痛也今遠日
有期矣思老於文而相知深者無出師弟是以不遠千里遣門人
楊生奉書請銘惟賢者鑒此勤懇毋讓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琦奉皇考太師皇妣仁壽郡太夫人歸
厝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以所生大寧郡太夫人侍養焉禮得
之制率用降等安神之次却而不齊示不敢瀆也夫禮非天降地
出本於情而已矣今夫人從太師於此域所以慰孝心而稱人情
也夫人姓胡氏其先蜀郡成都人曾高以文世籍富貴家於西土

父覺始仕孟氏名在朝籍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例遣歸闕生夫
人於京師久之不得調卒夫人從母李氏適故秦王牙吏王慶王
被譴左右皆得罪家族無依遂以夫人歸於太師夫人生而淑明
柔德備善書札尤精女工九點酥餠絲線狀生物隨手萬態如出
造化性慈仁歸信釋氏歷觀藏典深達義趣口能誦若十數經闡
門之內傳授教誘人人嚮善太師委以主家事夫人上奉仁壽下
睦宗端內外無間言仁壽愛而禮之相待之意猶姪姪然夫人生
二子曰璩曰琦璩終祕書省著作佐郎仁壽撫之義均所生在鬢
稚時夫人或答之仁壽必奔走保救怒終日不與夫人語琦未成
人仁壽已去世天聖五年春琦始與著作兄同擢進士第綵衣拜
慶當時為榮琦初任通判淄州迎夫人之官下與婦崔氏晨昏侍
膳奉奉顏色孝養無違八年夏方受代而夫人宿疾作琦日討方

書治湯剗躬自拚藥未嘗妄入精神訪醫卒不獲驗終于五月九日享年六十三自琦登朝暨忝貳樞府夫人九三追封至大寧郡太夫人嗚呼顧復之恩如天地之大非言可紀也然刻瑑徽懿著于亡窮亦孝子之志焉臨葬哀感為之銘曰哀哀蒼天子有罪兮當天余身何佑余以祿兮及喪余親使余生不得盡其養兮余豈榮乎鼎茵儻親壽之少延兮敢謂天之不仁惟劬勞之恩罔以報兮余恨終天而不泯

長兄德清尉墓誌銘

太師長子諱球字伯玉少有志氣泛覽經史務究大義不為章句之學每讀書見古人仗忠義建功立事者必撫卷感嘆慕其所為好擬孟郊作五字句詩意思清遠人多稱詠初以蔭補太廟齋郎選授湖州德清尉適姦奉法如老於從政者太師聞之書曰此兒他日必為能吏吾家有望焉太師未亡前數月兄以疾卒時年三十四娶陳氏生二子暉早亡公彥今為太常寺太祝在官以幹潔稱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兄從太師葬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西塋之庚位子暉同葬焉惟兄高識大器宜副先公之言以興吾宗不幸初仕而大可謂命矣銘曰人無壽夭貴乎嗣續之賢兄今有子矣夫何恨焉

一兄監簿以下墓誌銘

太師第一子諱瑄字仲瑜性謹厚好學不雜交游以蔭授將作監主簿自太師之亡兄為長事母仁壽郡太夫人盡孝治家有法宗族間愛而憚之仁壽久寓居京師欲徙家于許兄往營其事過許田縣洧河之石橋遇水暴漲溺卒時年二十七太師第四子諱琬字叔寶美姿儀器度淹雅以太師遺奏賜同學究出身選授孟州

司法參軍幼能為文章方刻意自奮欲決取科第到官纔數月以疾卒時年二十七娶辛氏生一女適楚州山陽縣主簿張詵太師第三子司封之長子名景融字晦之生而穎悟屬文甚工琦常愛之謂必能紹立門戶初用司封兄蔭補郊社齋郎琦任樞密直學士遇乾元節奏授將作監主簿後從琦之涇州得暴疾數日而卒時年十七慶曆五年二月十一日琦奉考妣歸葬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葬師云司法兄無後監簿兄與景融未娶而亡宜同葬遂從其言葬於東坐之庑位監簿兄之靈柩而為上司法兄次之景融又次之銘曰有才而未試早夭而無子此世之人共哀矧宗族之哀

三兄司封行狀

公諱瑒字子溫相州安陽人自唐以來家世衣冠著名河朔曾祖

璆皇任廣晉府永濟令贈太子太保祖高宗璠皇任太子中允贈太子太傅父國華皇任右諫議大夫贈太師公即太師之第三子也資性聰警幼而能文太師以其異於諸兒尤愛之每有著撰即召令執筆口授之繇是盡得為文之體初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大中祥符六年調補饒州鄱陽尉非其好也次年遇秋賦乃求鑠聽應進士舉時郡守江公顯宗未之知名召公詣府使獨登郡閣出鴻鴈來賓賦題以試之公抒思少選援筆立就詞致清麗深得唐賢之格江大奇之即時薦送江左士人往往書其賦於屏幃間而目公為韓鴻鴈真愛賞如此八年春登進士乙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河南府永寧縣政為畿邑之最府尹王嗣宗強直少許可獨以公為能表薦之就移通判廣信軍丁母仁壽太夫人憂去職服除通判趙州改光祿寺丞今上即位遷祕書省祕書郎天聖元年

避親嫌移通判棣州公素以文自高雖精力吏事而筆研不廢二
年代歸即以所業數十軸奏御執政多稱之卒以孤進不遂試與
今侍讀楊公偕同得記姓名出通判慶州慶民輕狡好訟至有害
已子而誣人者吏稍不審辨率多枉誤時郡守集賢潘公汝士卒
官公權郡踰年大小之獄必精心推治盡得其情境內以爲不寬
初公在趙州佐武吏獨尚平恕吏民皆得被其惠故曹公利用稔
聞鄉人之論心善之會群牧判官缺薦公堪其任四年春召還充
職賜緋衣銀魚是年秋差赴太常寺試舉人較天府國庠取士爲
最精朝論多之文節張公知白素賞公才又愛其治行書公姓名
實佩囊中數欲引用復遺公紙數十番促令上所業公不得已再
以文奏御書聞而文節薨遂不報後曹公被責公坐爲其所舉出
通判濠州明道元年歸闕遷太常博士知黃州以恩改屯田員外

郎景祐元年春就移梓州路提點刑獄公辭改知澤州轉都官員
外郎二年移提點京西路刑獄公事時西京白馬天宮寺僧競營
浮屠倚權臣倡導以大其事於是洛中暨隣道諸郡自官吏而下
皆被裹取民里甚擾公抗疏罷之三年改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
未幾移廣南西路轉運使是歲安化州蠻人叛殺宜州守王世寧
朝廷遣將臣益兵進討委公經畫公乃上言安化三州依負險阻
猶穴鼠然急之則竄伏不可得緩之則伺隙而出飛標發必
中人徒跣趨叢薄中若覆平地又水土毒惡戍兵久留死者十六
七願以天兵逼其巢穴俟其畏威請罪因而撫之漸募土兵屯備
要害然後罷遣戍卒宜不能復叛詔如公策一道以安時朝廷亟
加兵廣西諸郡遐陋素不備兵費公度官用以餉其羸量民力以
貸其薄故糧道以濟而遠人不勞朝廷嘉之在職遷司封員外郎

代歸面賜金紫判三司都理次憑由司康定元年夏出爲兩浙轉
運使次潤州以疾亡公娶李氏乃故國子博士忠愍之女生於名
族克謹婦道公未亡前已苦風痺感公之逝踰月亦不起生四男
四女長男景融將作監主簿性和雅善屬文後公三歲而卒次方
彥試祕書省校書郎次直彥孝彥並太廟齋郎長女適著作佐郎
葉仲舒次女在室亡次適左侍禁曹測次適殿中丞范寬之公仁
孝純直出於天性介靜寡合恬於進取自父兄亡即主家事撫育
弟姪唯恐有傷薄官中竭俸資贖怡然無間時爲文酒之會以相
娛樂或作事有不如意者亦婉辭諷勸不忍加一惡言弟姪感其
義競自樹立在官清節凜然秋毫無私至于夙夜兢畏過自繩檢
世稱廉吏者鮮能及之爲政簡而愛人故所至稱治前後建白革
弊益時之事多見採納公官止六品於式不預史氏之載惟葬有
銘所以著行實於不朽公之德之美而賦命不永位未充量紀
述之際諒無愧辭謹狀

五兄著作墓誌銘

太師第五子諱璩字子徽於琦同母兄也天聖五年春擢進士高
第初任安化軍節度推官丁母大寧郡太夫人憂去官服除再調
權舒州團練判官又爲建昌軍判官慶曆元年秋吏部奏課最授
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壽州安豐縣事二年二月十九日以疾卒時
年四十一娶陳氏勳臣之裔雅有婦德生一子正彥將作監主簿
四女並在室兄少負雋氣聰穎過人每讀書必淚絕外慮雖左右
贊然如不聞以是經史百家之言一覽即能誦記尤通左氏春秋
爲文敏速初若不甚經心及成詞壯理備雖他人精思有不及者
性純易轡量夷坦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接之曠然不知世路有風

波陷穽之險有時意經開放與朋友相過從酣笑杯酒間或偷旬
興未盡不止及刻志於學則下唯閉戶以墳典自環雖在寢食未
嘗捨卷其真率如此當官治簿書斷獄訟發決如神所至以明幹
稱然志氣磊落事上官未嘗降禮以強顏曲意求薦舉為大耻故
久滯賓幕兄亦壽才越強仕不得盡其器能嗟乎二年間司封兄
與兄相繼而亡唯小子獨承門戶之重雖叨竊寵任顧先生行無
一存者復何榮哉但諸孤滿目每一念至不覺涕之無從也今奉
考妣歸厝故里以兄從葬於東塋之壬位永懷友愛哀不自勝銘
曰天生雋奇 當有所施 才俊官薄 惟世孔悲 復奪之壽
天豈無知 慶有餘者 嗣人是宜

新婦賈氏墓誌銘

惟賈氏故韓城令昌符之次女年二十為韓公彥之婦中無遂內有

助未踰年疾物故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安陽水治獲安厝從
祖舅六師之葬也東塋丙位實其墓

誌石蓋記

瑯始謀奉考妣歸葬相州不敢遠祖塋而忘故里也得釋保聊善
地理學道姪公彥同往視焉不旬日得地於安陽縣新安村之水
治為吉乃作東西二塋塋各三穴西塋之壬安皇考太師皇妣仁
壽郡太夫人所生太寧郡太夫人庚安太師長子德清尉子暉從
葬焉丙安太師第三子司封夫人壽春縣君李氏長女未笄而亡
從葬焉東塋之庚安太師第二子監簿第四子孟州司法司封之
長子監簿景融從葬焉壬安太師第五子著作丙安德清長子太
常寺太祝公彥妻賈氏以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掩壤諸塋各
有銘誌今但述安神之次叙刻于太師誌石之蓋以永於古子樞

東晉使光祿大夫右議大夫上柱國竒謹記

姪太常寺太祝直彥墓誌銘

三兄司封第三子曰直彥字師黯幼聰悟喜學七歲能屬文語言動作如老成者兄以是特愛之異於諸子十一歲而凡亡嫂李氏繼卒予撫而教之直彥能稟訓自飭道業日修爲人和謹通明周悉時事內奉親族外接賓友無不得其歡心者予常謂兄清德純孝爲世表式而天不大昇其位又奪之年則其慶之所延宜直彥得之以興吾宗故心常泰然知門戶之可屬也直彥始以兄蔭補太廟齋郎慶曆七年余用南郊恩例遷將作監簿皇祐二年大饗明堂遷太常寺太祝五年春舉進士及第簽著信陽軍判官廳公事時予爲帥并門直彥歸侍信陽闕明年春以家事旋京師得瘡疥醫誤而早下之毒氣內畜不得發三月二十日卒於其婦壻秘

書永張誥之家年二十五余旣以吾門屬直彥又痛其不得在家而亡悲哀之積乃得大疾幾于不可治嗚呼余之所愛豈私于直彥哉蓋以世家子類多不歷艱難習尚驕佚不知其先之所得之勤志學肆後自底不令使生者族屬不能合死者墳墓無所託幸而有一賢子孫出則其尊親之心其愛何如也今吾子姪輩皆耻以門籍之蔭息自樹立苟能力行力學動以不墜先業爲意則余之所愛猶愛直彥之公也豈私乎哉妻崔氏余妻兄大理寺丞勉之女工部侍郎立之孫柔順正淑得其家法三子挹試祕書省校書郎次高紹並幼一女直彥訃至踰月而卒司封兄諱琚嫂李氏壽春縣君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直彥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之水冶先祖令公之墓次東塋之卒允銘曰噫嘻乎夫士族之興也不繫于子孫之賢何賢而多夭乎不肖之比肩謂祖宗德薄

而致考則吾家之不然既富爾之德而畜其壽考是三子者宜昌大而克傳若然則善惡之報人猶有望于天焉

錄夫人崔氏事迹與崔毅丞請為行狀

夫人姓崔氏其先姜姓齊穆伯食采於崔因以命氏自穆伯二十九世而至漢泉萊侯業居東武城為清河郡自業二十世而至後魏七兵尚書休始號大房自休十四世而至石晉左拾遺周度佐兗州慕容彥超幕彥超叛死節周度贈祕書少監即夫人之曾祖也祖汝礪皇任左班殿直贈兵部侍郎父立皇任工部侍郎致仕直道能政摺紳宗仰崔氏自唐以來為衣冠甲族與盧李鄭數家相為婚姻它族不得與夫人曾祖母祖母猶皆盧李二姓故世高其門風夫人即侍郎之第五女柔靜端潔幼有成德女功之事莫不臻極年二十一而歸于韓氏逮事琦所生秦國太夫人胡氏能

盡婦道秦國寢疾躬侍湯劑夙夜不懈及其亡也號慕以奉几筵訖于終喪無一不如禮者韓氏內外族屬多而素貧孤遺者衆夫人天性仁賢義隆孝睦極意存育常若不及親為婚娶者幾二十人雖罄竭家貲而不顧也其於待已則躬履儉約恬然無欲服用粗備不求過飾琦未參侍從之前俸尚薄父官京師夫人雖一釵之微未嘗在首時質緡錢以濟諸親琦每賑給宗族暨周人之急夫人必欣然贊助惟恐不充此天下之共知而婦人之尤難也又治家嚴明事無細大處置條理皆有法度閨門之內猶官府然故琦略無私室之慮而得專心公家者夫人之力也凡歲時祖宗之祀夫人必先朝嚴辨纖悉精至酌薦之日禮極恭恪如是者三十餘年六親師服之父母之亡摧毀過甚幾不能生以至圖象嚴事至於終身與諸姊妹諸弟友愛光祿諒篤情禮兼至雖在顛沛未嘗忘

也夫人始封壽安縣君進安康郡君安康樂安二郡夫人安國夫人嘉祐七年春未得疾背脅痛臥起爲梗醫者言氣血凝滯下之當愈故時以藥宣治之而不能去涉夏秋之交變爲泄注日以沉劇九月三日而亡上與中宮聞之皆遣尚宮臨奠贈加等夫人介謹純直待人以至誠平生無一妄言善書禮體法甚老殊無婦人氣格好讀諸史氏書槩知歷代興亡治亂之事時作篇章有理致然以爲非婦人之事雖至親不得見也臨事取捨剖斷有剛毅大丈夫所不能爲者嘗曰我遇小事則膽薄多驚若處大事知義所在雖死不怖也平居散施左右必與下房者均琦嘗恠問謂宜少有差等夫人曰我性好平不欲使人見有輕重厚薄疾雖久而視家事不倦待宗親益周琦嘗勸譬之謂非顯養之理乃慨然曰此我平生所存豈至此可變也唯死然後不能爲也其用心如此

三子長忠彥光祿寺丞次端彥士常寺太祝次良彥祕書省校書郎早亡五女長不育次適許州司戶參軍王景脩次二女早夭次尚幼夫人慈愛至厚其待非所生者過於己出嗚呼夫人內行高絕如此之著恐雖當世賢婦人少能備者今取十一月二十九日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塋之次壙有銘故親筆其大槩以俟

姪殿中丞公彥墓誌銘

余長兄湖州德清尉贈光祿寺丞諱球之次子曰公彥字師道即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國公諱勳之曾孫右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諱國華之孫母靈壽縣太君陳氏公彥幼失二親祖母魏國太夫人羅氏鞠之如子而余三兄司封又愛而教育之余與公彥同年生同時就學公彥始讀

書為辭章甚敏而幹家事尤長故司封兄專以門內之務責之公
彥所委必集嘗曰我所以能辦者無他勤而不私爾移我此心以
治吏事宜無甚難者然用是頗廢學夫聖中有詔少卿監以上殺
於五經郊恩者許錄其子孫一人公彥應得補郊社齋郎調南儀
州岑溪主簿岑溪風土之惡在嶺南為第一而公彥殊不以為憂
但日與其民辨訟之枉直而平其疾苦連兩歲全家安然以歸
調楚州寶應縣主簿考滿補開封縣丞慶元元年秋余任陝西經
略安撫副使奏公彥授將作監主簿簽署保靜軍節度判官事宿
括汴渠之衝事甚劇公彥悉心贊畫其今翰林學士王公素知其
才屢稱薦之慶曆二年夏就差知汝州葉縣事轉太常寺太祝俄
改知磁州武安縣事縣跨西山盜賊之藪公彥乃籍邑之射生戶
者使各占其地遇盜發則與當捕之吏共捕之條其賞罰示以必

行盜奔它境六年秋改大理評事七年秋差通判懷州事次歲河
朔雨水害稼民大飢公彥與其守夙夜經慮誘郡豪出粟極力賑
恤全活甚衆時朝廷轉江淮米百萬斛由黃河下抵衛州分給
傷諸郡公彥被旨與中貴人董其事皆知期以濟皇祐元年改光
祿寺丞二年春就移知榮州事明堂恩遷大理寺丞五年冬轉太
子右贊善大夫郡有益井四十餘所昔以歲課之重乃抑鄉民以
分主之年祀既遠水泉有盈竭力力有興替得利之多者或所主
之戶富得利之寡者或所主之戶貧故貧者雖歲破家不能償官
課而富者日獲其贏以肆兼井榮民苦之久公彥既至知其敝曰
吾境之民皆王民也奈何使其有辛不幸以至此而有不變之哉
乃集其衆使自疏之於是類其井得利之多寡以相附之量其民
戶等之高下以相參之民以為均而課入亦辦轉運使知而保奏

之事下三司以爲當朝廷嘉獎歸闕用是升次得知和州事嘉祐
元年冬改殿中丞郡有宿寇時發閭里民以爲患公彥乃舉武安
制盜之法增損之以令其下訖三歲無盜歸屬朝廷以瀛州邊要
北道之重通判之任非嘗爲郡者不得預其選公彥以近先域歲
時洒掃之便欣然就之將赴治所而疾作食輒不能下病日益余
度其難治乃泣而諭之曰萬一有不可諱汝叔在勿以兒女爲慮
公彥曰是誠感然兒女之榮與否公彥莫得而知之矣色殊不動
是夕卒其達性命如此四年正月四日也時年五十二公彥介直
有守性樂儉薄每公退必涉獵書史閱以詩筆自娛齋室凝塵怡
怡如也待遇賓佐稱禮而已不爲厨傳之飾人或譏其太約公彥
曰吾雖起於陰補當吾祖考之亡諸父未達之前家甚窘吾嘗同
歷艱苦今幸竊榮祿敢效世家子之所爲哉雖然尚懼吾子孫不
能守法漸墮奢放以墮善家聞者嗟服之妻饒法令而用心平恕
允處讞議苟情文相當而上官執其異見公彥必析理周爭雖死
不可奪也少侍司封兄從官見其清白過謹志師慕之故在官以
潔已爲先閨門肅然雖市物一錢不得不白民安其無擾去則歌
思之公彥始娶賈氏同州韓城令昌符之女先卒再娶張氏職方
郎中文昌之女封仁壽縣君皆柔順以正克成家道子四人長曰
確試祕書省校書郎次曰愷並早亡次曰恬祕書省校書郎次曰
恪尚幼女五人長適前常州武進尉孫扶次二女早夭次二女並
幼慶曆中余葬先考妣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之水治而賈氏從
葬于東坐之內位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
往氏之葬乃舉公彥之喪納賈氏壙中嗚呼公彥行完于躬政修
于官吾門之令器也不幸越中年而亡余且老矣其所託可勝其

哀哉銘曰

噫公彥兮

行廉節勁

為子克家

在官能政

明而守法

當世誰競

怡然處約

眾則奚評

宜享也豐

嗣門之盛

如何始衰

遽此不幸

夫子言易

善兮有慶

及繫辭焉

又貴知命

慶為教邪

命其默定

不然何為報之矣哉

訴于天兮孰聽

姪孫試祕書省校書郎確墓誌銘

確字百堅余姪殿中丞公彥之長子母仁壽縣君張氏確性端厚
沉敏幼而喜學為文典贍有老成風格慶曆六年夏余以乾元節
恩奏確得試祕書省校書郎嘉祐元年秋應進士舉不利乃慨然
勵志為學益苦不幸勞而生疾寢以羸瘵卒於三年八月二十六
日時年二十一妻孫氏震部郎中周之女柔淑有婦德感夫之亡
痛悼不已未終喪亦卒生一男曰和孫一女並早夭嗚呼天之肆

罰也其甚矣乎使夫妻盛年俱殞而又絕其所繼此行路聞者孰
不傷駭則於吾慈其哀何如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
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東百步得地
以葬確孫氏附焉葬者以為主穴云銘曰確生吾門 是謂良嗣
如何力學 遂以勤斃 婦執夫喪 未終而逝 亦嘗生子
又不克繼 天哉善良 酷也如是 哀無窮兮 葬因以誌

姪孫愷墓誌銘

愷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彥之次子母仁壽縣君張氏愷天性孝
謹幼讀禮義讀書彊記而善屬文嘉祐三年秋方應進士舉而兄
確物故是冬其父病愷躬進藥劑晝夜侍側不解帶者累月及父
之亡也哀毀過甚不能自抑既而感疾遂不可治五年四月二十
三日卒時年二十噫愷之所稟可謂粹美矣使天稍異以年則其

治家也有不順而睦乎其得仕也有不忠而幹乎奈何乎吾家之不幸而賦命之短也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百步之近得地吉用丙

允以葬愷銘曰
秀而不實 夫子之嗟 哀哉愷兮 遷如是邪

姪孫四殤墓記

余第四姪大理寺丞正彥生子曰光壽時正彥初授光祿寺丞故以名之余第五姪大理寺丞方彥生子曰盤奴時余自揚州徙知鄆州舟次淮上之磨盤口故以名之余之長子光祿寺丞忠彥生子二人長曰錦孫時余知相州得任故里有畫錦之榮故以名之次曰密孫時余始為樞密使故以名之是四小孫皆姿狀美秀慧而可愛或僅能行立或未免抱持天何降災遂俱不育嘉祐七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東百步得地用庚穴而同瘞焉因刻石以誌之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上柱國儀國公韓琦記

三姪孫女墓記

余第二姪殿中丞公彥第二第三女皆生而令淑年甫及嫁不幸相繼而卒余第五姪大理寺丞方彥一女曰八娘幼而不育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東得地用丙穴以同瘞之從葬師之言也刻石壙中以誌其哀云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上柱國儀國公韓琦記

安陽集卷第四十六

安陽集卷第四十七

宋 忠 獻 魏 王 韓 琦 著

奉 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墓誌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誼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文化始
以材行與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
郡邑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
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為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
於春秋善議論參質古今開判凝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
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
判拔幸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

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爲妄人公乃著知燕息成等十數篇以斥時
敵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文康主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
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
過失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
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諫有素義兼師友以靖比臣臣當從坐
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鄂州商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官不
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爲四賢徙唐州丁父憂服除復得
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
劉平逆戰陷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興
軍以經略招討之予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
士晁公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
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軍部

將盜繼宗禦之爲賊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
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置筭于朝廷乃善攻守
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
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
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救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
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爲專使通判濠州又
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事涇原乘
葛師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罅百漏公夙夜撫輯一道以完
時宣徽使鄭公爲陝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滄議遣其屬官者
作佐郎董士廉與滄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
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
不登二萬人而當賊吳興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由黃石

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老田
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
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
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滄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
公遣人召滄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滄滄復不受代部
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滄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
道沮滄等功朝廷卒薄滄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焉會慶帥孫
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伐元昊詔河陝三
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
輩並爲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
塞上迹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者執政指之
爲黨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

公在渭有盜賊制使公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罰
持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負不償公與狄公
借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問而
後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
公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盥濯怡
然隱几而卒時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
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兒及臨大節斷
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
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條教務以實
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浸以大散本
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
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

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躋三代者
公之功爲最多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鄆延道勒兵
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保障之賊知朝廷之威
必翻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真
謀耳乃自請參議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今夫文武
之士平居議論忼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
之往往魄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
邊久閱人多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爲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
呼以公文武之才榮榮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紓所蘊於
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惟讒毀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
之士所以仰天歎呼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爲監思擇利
而自安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御天下細民之枉必矜而獲辨如
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
四三年間皆復顯官處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權可量哉奈何
乎天不與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聚張
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
亦以文行稱于世弟湘三班奉職冲秀州華亭縣主簿壽泳未仕
並先公而卒沂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雋博學
有文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高宗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虞
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次適太常寺太祝謝景平次二人
未嫁姪材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
十二月日沂材舉公夫人之喪葬于緱氏縣其鄉之某原從吉卜
也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余已爲其集序矣
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遺序

本末爲最詳其敢以辭旣實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
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此
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壽考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
兼適今尚一歸于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於邪徑故公
臨禍福生死而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性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
月之光兮且萬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宜嗣人之
蒙慶

改衛尉卿致仕高公墓誌銘

公諱志寧字宗儒其先渤海脩人唐末亂遠祖避地澤潞而潞洛
遂爲河南洛陽人曾祖逵祖潛值五代多故皆以儒術自富不求
聞達父素能世其學而喜黃老言高放不仕以公貴累贈尚書刑
部侍郎公幼沉敏博學強記未冠已能通六經尤深於大易嘗得

疾至篤忽夢神人以兵略授之寤而疾頓愈因取諸家兵法讀之
了如夙習盡得微奧於是益覽子史及陰陽讖緯之書究古今治
亂成敗之迹慨然以功名自任咸平中舉明經授印州安仁尉丁
刑部憂服除再調鄆縣主簿時真宗詔復唐六科以待魁傑之士
公乃上所著平燕策應識洞豁略運籌決勝科京兆守向公聞于
朝秩滿復上書論事及對龍圖閣公極陳用兵方略且言事莫備
于師卦因講其卦于上前真宗大悅親諭公曰他日勿愁好官朕
將貴汝尋免策試特授大理評事兼開賜對必移刻執政惡之
諷有司出公知越州蕭山縣改衛尉寺丞徙知潯州轉大理寺丞
丁母南陽縣太君并氏憂服除赴闕復數召對真宗嘗諭二府大
臣曰高某事業才識不可得卿等宜善任之旣而向賜五品服通
判潞州歲餘後自言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召赴闕執政以制

舉非其特罷之特改太子在贊善大夫換供備庫副使知祁州居
頃之貞宗不豫公拜章請覲及對密奏今上德業日新願早建東
宮以安天下之心貞宗大寤而賜黃金五十兩還所治乃詔公凡
所奏事許附入內侍省通進無闕銀臺代還改西京作坊副使
知趙州貞宗疾甚公又拜疏請東宮監國以釋萬務之煩今上登
極轉如京副使改知滄州天聖中河北大雨傷民田壞三十餘城
召歸爲體量安撫公悉心經畫先賑恤而後力復已而民安城完
天子以爲稱職改東染院使充益利路兵馬鈐轄歲餘召還轉崇
義使充河北沿邊安撫副使改內園使知趙州徙霸州景祐初上
以公先朝夔陳建儲監國之議特授宮苑使達州刺史以旌其忠
繼徙深洛隰三州趙元昊初反公自滬上言請棄賊未發選驍將
銳兵分道急趨覆其巢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章十數上不報徙

知貝州及元昊舉兵寇延州劉平右元孫留于賊公歎曰前策不
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公言亟召至關問今宜何爲策公曰今將不
達權謀而兵未識法制故敗乃請禁兵五百以古陣法教之既成
上臨試之復下禁衛諸帥議諸帥皆出行伍不達古法乃曰與今
所習異不肯用公又言元昊比與契丹通宜爲備即命公爲河北
諸州安撫使以經略之本道有嫉公之統制者言于朝曰今特置
使以啓虜疑不若俾兼他職而陰主其事改授西上閤門使知滄
州未幾虜果背約以書要關南舊地徙知定州改鎮定路鈐轄公
始以得時自喜曰慮果敢先發吾以術致其師當一戰以破之日
訓飭士衆以期立功會朝廷遣使復通虜好公雅志卒不遂即上
章告老詔以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公既得謝乃與鄰國張公太
子少師任公暨休官諸老凡九人放懷林泉間以詩酒相娛樂追

唐白傳九老之會京洛好事家多圖寫而傳之慶曆五年中天子思公命就第訪以邊計公即以前在河北致敵取勝之畫及別陳制虜上中下三策上之朝廷嘉納賜以縑帛復從其請特改殿中監致仕享明堂恩轉衛尉卿皇祐五年四月十一日無疾而終享壽八十三臨終復出書一通授諸子曰吾生無以報國死而不言其恨無窮書奏所言皆國家大務天子憐之錄其二孫焉公少有大志達權變善論兵而未嘗輕與人言特爲眞宗所知亟被進擢不由薦引其後有所施設而多爲當塗者沮撓故常自比淮陰武鄉侯而謂不偶蕭何徐庶人雖異其言而朝廷不能果于信用使功業未大見于世時論惜之然歷守河北邊要諸州及繼領兵鈐安撫之任朝廷以北事倚公其重如此則其馭邊經遠之術用于時者可勝載哉公於民政專以仁惠爲本北人被公之化者至今

歌思之所著皇王治統文武經緯太平助化策儒將前議兵機總要周易化源圖總名之爲闕外書行于世公四娶陶氏丹陽縣君遷氏未及封韓氏長安縣君皆以淑行柔德宗黨賢之並先公而亡馬氏今封京兆郡君追往撫孤義隆慈篤子八人損巽賈震蒙大理寺丞嘗早世復前權撫州軍事判官天性孝謹治父學善議論漸蔡州平輿縣令渙西頭供奉官皆自樹立志與其宗女二人長適兵部員外郎王田次適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趙及孫男八人孫女九人至和元年十月十九日漸渙舉公及三夫人之喪葬于河南縣縣南鄉某原前葬復泣來請銘歸而暴卒公余姊壻也既悉其生平出處大節又感復動孝而死於義當銘銘曰

天下之難	莫如用兵	國之安危	士之死生	公得之神
學而易明	特果吾用	功其決成	意公之策	大疑小行

志卒不遂 歸老于鄉 昔遇真皇 言從計聽 諸嗣之議

發于志誠 惟天所錫 壽考安榮 諸子皆孝 力事所坐

山東而安 伊西而清 此藏公骨 不藏公名

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孫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侑字有可祖先汝陽人家世儒學自唐以來為冠冕名族曾祖直祖益生五代間恬靜不仕父庸太祖朝上書言當世大務權補開封祿終殿中丞贈刑部尚書尚書從居潁川今為潁川人尚書深古學聚書數千卷以教諸子長子何次子僅遂以文學有大名公為少子獨憫儻在俠好擊劍習兵法慕古人立大功奇節始未肯勤閱父書暨二兄舉進士繼為天下第一於是刻意為學而天性警拔不數年能踵二兄之業咸平三年復一中進士第時契丹尚擾北邊赴調者皆擇官東南以目使公獨請補威虜軍判

官冀乘時自奮以見功業已而契丹講和公志不就再調虢州軍事推官用知己薦授大理寺丞知同州白水縣次改開封府封立縣真宗幸亳三司使丁謂為頓遞使表公知襄邑縣駕還職辦特轉殿中丞遷太常博士之惠王公隨出知應天府辟公通判府事王公政尚寬易而公以嚴決濟之庶務稱治天禧元年八月十一日以疾卒時年四十六公性闊達持重然每聞人之善喜如己出見非義者甚於世仇處身至廉而輕財好施及亡幾無以為葬具士以此稱服之所莅郡邑強明而不苛吏民畏愛焉夫一盛一衰其天道之常乎當淳化咸平中公二兄連舉冠多士而公次舉復登科天下翕慕皆目孫氏為大小狀元家至于父兄之訓子弟必舉孫氏以為勸唯恨其不及也不二十年間公與二兄相繼而亡而公二兄之後今衰未振僅存嗣續獨公子周為比部員外郎

知涇州端介有吏幹諸孫皆謹厚嚮學天顧孫氏而俾復興者其
公之裔乎公娶韓氏柔順有賢德比部登朝累贈公光祿少卿母
夫人追封陳留縣太君男二人長曰咸終太子中舍次比部也女
四人長適彬州軍事判官姜義次適大理寺丞楚元鄉次二人幼
為尼孫男五人孫女五人以至和元年十月七日葬於河南府河
南縣太尉鄉上官里先尚書之墓次將葬比部以書來告曰周不
幸少而孤先君行已在官之迹十不能記一二得舅撫大槩以銘
之斯不朽矣銘曰

持公之為	超然遠馳	始慕古人	功名自期	志兮可尚
逢也非時	卒繼伯仲	以文發基	試才郡邑	吏端民熙
壽齒于天	用不大施	惟公之宗	始盛中衰	衰而復興
在公本支	在子能孝	卜兆符龜	祔公先坐	神兮安之

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贈遂州觀察使張公墓誌銘并序

故贈遂州觀察使張公允之將葬也諸孤具公之官次與平生之
施為泣來告曰公曩帥西邊我先子實備將佐其忘身并寇勤苦
百躬固不待疏列而公知之詳矣昔仲侯世衡事范文正公宣力
環廷及其亡也文正親為文以誌其墓蓋悉其故吏之勞書之所
以為勸也我先子之事其著如此公忍遺而不書哉予哀其誠而
義不可以辭故為之叙曰公字公壽其先濮州臨濮人曾祖裕恬
晦不仕祖居實鄂州嘉魚令父餘慶太子右贊善大夫贈吏部尚
書諡嘉魚葬于家故今為宋人公少磊落有大志博學能文之外
喜讀諸家兵法常慕古大夫立奇功偉節以震暴於當世不為拘
儒礙礙之行始冠中天禧三年甲科任廣安軍判官滿歲再請遷
天府推官南都地素卑民苦水患公為治白沙石梁二渠壅者悉

通而田以歲獲本道轉運使上其狀就改大理寺丞知南京留守
判官事府尹晏元獻公性方嚴少許可獨知公府事無鉅細皆以
屬之而無不集者轉殿中丞應李文定公辟簽書西京留守判官
事藉田恩遷太常博士改屯田員外郎徙通判環州未行改鎮戎
軍公素負膽略既得貳邊政於戎事益以究習揣知元昊性凶殘
喜誅殺勢必難制上書請先為之備又論西北二垂攻守大計其
言深切較著前後章數十上於是天子知公有將帥之材數欲用
之會丁母憂去職未幾契丹聚兵幽涿北邊搖動乃擢公為如京
使知安肅軍事詔趣之任公不得已而起召對便坐公奏曰契丹
彼先帝大恩歲享金縢之賜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歉反疑為中國
所窺故為此耳不足慮也萬一背約臣請環甲為諸軍先上壯而
遣之公至則務廣恩信前為防之過者盡以散去而虜卒無他遷

莊宅使徙瀛州事實元初元昊果反上記公言亟改右驍驍使涇
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渭州事涇原當寇之衝而地殊坦平在四路
中其責尤重公守備嚴密軍政修舉賊度不可犯乃會兵入鄜延
大將劉平石元孫輕薄其鋒俱為賊所擒繫內大震乃以公領忠
州刺史充鄜延路鈐轄兼知鄜州事未幾改西上閣門使充本路
都鈐轄駐于延州時范文正公帥延以國士待公允深謀大議公
必預焉慶曆元年秋賊入麟府陷豐州破麟府之間諸堡塞圍府
州事聞乃命公為并代都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賊攻城幾
旬日不能下引大兵出境而留軍屯府北之瑠瑠堡時縱游騎四
鈔二州閉壘不敢出人情大恐公自受命晝夜馳至府城下城中
尚不敢啓關公出所授勅示之而呼曰我新張軍馬也衆心始安
乃啓關公入即大啓諸所塞門縱民出入視禁旅尚數千人皆奔

北之餘股乘無備志公乃募執役下軍之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賊至暮手持賊首以獻公躬自搗糞取錦袍以衣之大夸于城中連數日皆獲賊如前賞於是禁旅悉慙而奮曰我輩豈不如彼下軍者願出效死公度其可使即命擊瑯瑤之賊衆馳至賊堡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餘皆奔去獲牛馬橐駝以千數公盡以賞所獲者軍始復振然自府餉麟非兵衛不敢進二年正月麟之郊賞至上遣中使督公護送賊果出鈔奪不能得乃聚兵數萬邀歸路公回至栢子寨遇之時衆不滿二千公激之曰汝輩皆陷死地能前關則生不然則盡死於是士皆感動爭奮會天大風公乘順風以擊賊賊遂大亂斬首六百餘級賊相蹂踐赴崖公死者不勝計軍益大振乃修復二州之間賊所破堡寨有寧遠寨者据麟府之中最號險要連與役賊出兵爭之公命虎靈軍執萬勝軍旗幟爲

以挑賊賊素知萬勝新軍之罷軟者果輕犯之而虎靈軍萬發奮發短立繼前公又遣驍將出賊後以夾攻之賊遂奔潰斬首二千餘級賊自此不敢復出蓋不踰月而五寨立二州始通公復奏曰五寨所通麟府往來之一徑耳旁比原曠無所阻若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衛則蕃漢之戶可歸而河外安矣議未下而契丹渝盟河朔大警朝廷命王德用爲定帥楊崇勳爲鎮帥而以公領果州團練使爲瀛帥王楊皆位兼將相而公以才望參其任時論偉之君數月契丹再議通好元昊入涇原大將葛懷敏禦戰死之關內復大震改公四方館使充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本路都總管兼知渭州事公酉時被詔發時上道及至渭賊去方數日四野一空洛陽蒲城編戶屬羌皆逃散失業公盡慮經制始忘寢食曾果數月院內以完康郭公戰來帥四路與公處事不相合朝廷

知其不能容乃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兼經略招討副使而
御史梁堅復撫公細故論之于朝遂起獄邠州窮治數月不能得
公大過猶奪引進使充本路鈐轄居無何夏人與契丹有隙大戰
黃河外時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被詔宣撫河東以備之復還公
引進使為并代路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公至
河外親按形勢利害以為不增舊堡寨則河外終不安乃奏用公
前議仍以公總其事詔可之經略使明公錫以謀不出于帥府極
奏言其不可又屢以文移沮止之公執不聽與作如初不踰時而
寨成乃自劾違經略使節制上知其利置而不問凡建寨十四
於是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省轉輸萬萬計虜不敢窺
邊而河外遂無虞久之復徙為高陽關路副都總管兼知瀛州事
瀛城小而民衆邊有驚則自外至者無不宿於公奏廣東南關與大

城接民大喜爭出資以助費時夏主莊公留守北都兼河北路安
撫使以公嘗在西邊不附己因奏曰今與虜和而廣城不可復命
公止其役公曰當俟報不可止城幾就詔領眉州防禦使復帥涇
原而瀛城後人卒成之衆論為使時渭軍郊恩有賜帛庫中所有
物良而估直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直高公乃命增損其直而使
兩均之以便請者轉運使乃奏公擅減三司賞給之價夏公時在
樞密院公遂坐此奪所領防禦使降知磁州事御史宋禧不知其
詳又疏公向以庫銀假牙吏市易得利而歸己今責尚輕於是又
奪公引進使為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壽州事其後三司所給諸路
軍賜率得更平其估而陝西轉運使又奏公向假庫銀利悉以資
牙校而非公自取也公既無名彼賤不出一言以自辨但以徙內
地不當尊俸願復舊官及洽解郡乃改作監知和州事坐

所舉官累徙知筠州事始赴上召還復為引進使領果州團練使
入朝復眉州防禦使充真定府路副都總管明堂恩遷太倉使初
公督役河外暴露原野為大寒所中得足疾久之方愈至是復作
求解兵任改知衛州事徙知懷州事出視河防與隣州守相遇於
境上監司以為言徙鈐轄曹州改河陽守馬總管公辭以疾願還
朝籍授祕書監未幾復為太倉使充徐州總管領防禦使故嘉祐
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時年六十三御史中丞王公疇上言
張某有再造麟府之功不加褒恤無以勸天下上亦惻然思其勞
故優贈以官祿常典也公氣貌魁傑襟懷豁然無貴賤一以誠接
之御軍雖嚴明而人悅其平恕故每臨敵士皆願奮而投死未嘗
少徑涇原屬羌感公恩信凡易地必遮道匍匐泣請留公移日
不能去麟府蕃漢之民幾萬戶得骨肉相保生業完復荷公之德

最深聞公之喪皆拊膺慟哭曰亡吾父矣往往繪公像祠之而至
卒不敢斥其姓唯呼之曰閻使公重義輕財出於天性赴人之急
殊無愛惜在邊賞犒軍士牛酒必豐公帑不充則傾家橐以濟之
內外親族貧無以資者必分俸周給故忌嫉之人緣公好施多組
織疑似初擠陷而屢遭譴官然公亦怡然未嘗戚戚于懷也嗚呼
公文武之材可謂著矣自二垂有警西之急則自北而西北之急
則自西而北當倉卒之際未嘗不首被選任公亦忠義自許不顧
險艱卒能卓然之功向之處公麾下如狄青王信輩皆積小勞
而膺大任者不可勝數而公蹇而不偶徘徊于橫班者幾二十年
及其病也則又彈射遷逐曾不得有少安之地悲夫然任患有聲
而無實果有其實也雖見抑於生前必蒙榮於身後茲公所以膺
顯贈信前烈傳諸信史為不可泯之光耀識者之辨孰得孰失公

初娶尚氏封壽陽縣君再娶待其氏封樂安縣君子男九人杰西頭供奉官燕信州軍事推官黯右侍禁焘左侍禁杰右侍禁煦徐州滕縣主簿烈左班殿直儻試祕書省校書郎默阜天杰樵烈皆先公而亡女四人長適殿中丞趙約之次適著作佐郎高士綸次適太原府陽曲縣主簿榮咨道次在室八年十月十八日其姪三司戶部副使壽與公之諸孤舉公與夫人尚氏之喪葬于宋城縣長樂鄉之清溝里其銘曰

惟人之稟 固罕兼備 志于大著 或遺其細 故苛任人 必隨以器 小不之疵 衆長參治 騏驥在絆 責以千里 欲馳而蹶 咎則誰致 稱善御者 夫豈如是 噫猶公乎 用終不既

故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工部郎中杜公墓誌銘

公諱起字齊賢其先京兆杜陵人曾祖合唐末徙家蜀郡成都縣祖祚皆以世亂不仕父崇初以文行稱直孟氏據蜀耻就偽祿乾德二年太祖平兩川乃盡室來京師未幾以疾亡公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公儻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書舉進士兩上不中第常謂人曰大丈夫當學文武之道立大功以取貴仕章句篆刻不足為也景德初契丹犯塞真宗皇帝議親征將幸澶淵公曰此吾時也乃攜所著禦戎策詣闕以獻大抵舉漢唐制虜之失以質當今之宜且言契丹可屈之狀上覽而奇之翌日以褐衣召對便殿公又面進十奇陳河北用兵形勢上大嗟賞將試以官且問其欲公以母老寓居壽州之壽春縣領便於就養於是特賜進士第授壽春縣主簿以養之公至縣歲歲大歡乃出家財僱親舊盡率其贏以哺飢者為壽縣倡勞邑豪聞公始競

納粟民賴以濟郡守周公絳表稱其能自以爲不及公繇是益知名再調越州山陰尉蒲歲補舒州均望江令縣之丁版自李氏初土五十年間數登者增其賦亡者不除籍民甚苦之而不敢訴公以非國家意悉蠲除之又以大水害民田流殍者衆即發賑粟以賑民既而白州自効其專州將魏而不敢結遠近稱之秩滿授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太夫人梁氏憂去職服除用文靜呂公夷簡爲章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新州斬春縣事在縣疏治壞塘溉田數千頃民感其惠縣有唐史君杜公生祠乃圖公像於廟而配食焉今上即位遷祕書丞賜五品服尋以謀葬壽春請換近邑徙知濠州定遠縣事俄轉太常博士通判興元府事代還進秩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宿州事嘗與郡守因議事不相合時章獻皇后臨朝中貴人過郡知而奏之廼與郡守兩得罪公即授海州監稅明道改

元以恩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信州事途次杭州覽湖山之勝喜謂家人曰吾得終焉之所矣亟上章請老未報感疾終於杭州之碧波亭享年七十二公素負器業以功名自許當草澤對之辰首乞復有唐識洞韜略等科以拔異材後卒施用罷山陰又上書言和戎之利不可以恃而安也願益講武備爲長轡遠馭之策會時方承平不克伸其志乃屈於郡縣之治故其善政遺愛及民者多矣昔漢文歎李廣之才以謂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其命也夫公娶楊氏故禮部尚書昭儉之孫殿中丞正之女累封永安縣君事夫治家動有法度後公再月而亡子昉博學能政初叙公致政恩補郊社齋郎今爲太子中舍女三人長適進士穆震次適左侍禁閣門祗候王中立次適屯田員外郎于房孫五人曰偉中進士乙科泉州清溪縣尉曰儀郊社齋郎曰僕曰任曰借悉舉

進士中舍君登朝贈公工部郎中夫人追封天水縣太君金祐三年八月六日中舍君自抗舉公與夫人之喪歸壽州以十一月二十五日葬于壽春縣仙鄉張直村從先屯田之兆葬之前中舍君具述先烈請銘其實予以友婿之分義不可讓乃為銘曰
嗚呼杜公何材業之備兮位則不充豈所蘊者大兮不時之逢者其事於官政兮挹循吏之高風有子克家兮命則考終慶流厥後兮與休聲而曷窮

故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張君墓誌銘并序

景祐元年春三月十八日上御崇政殿親試天下所貢士命近臣較其文而以張君唐卿為之冠越八日上復臨軒賜君第一人及第君素以文行為東州士人所稱又鄉舉與禮部試俱在高等及春榜下衆論翕然以為得人君時集同榜諸進士于相國佛舍處

置動作無一不如宜者故雖宿儒舊學當世知名之士無不瞻慕歎伏甘處其下曰得狀元者如此吾榜之光矣釋褐授丞作監丞通判陝府事君才敏識高於吏事無不通達佐府未數月治聲四出時雨水害民田君為親按屬縣得民可蠲其賦者十九遂以狀白轉運使而轉運使尚欲哀取不肯如君言君即抗疏陳其事詔從之又民有孀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而痛母之不得祔于其身也乃從繼父壙中盜母之喪而歸與父同瘞焉事敗時君權府事有司請論如法君曰是特知有孝耳乃可以常法斷之邪遂赦而釋之然後具其事以聞朝廷是之其恤物平刑多此類也四年春丁父憂去職君天性純孝自計至晝夜號慟不絕聲聞者為之感愴終以哀毀過甚踰月得疾嘔血而卒年二十八二月二十五日也君字希元青州人娶王氏都官員外郎告之女生一女後君一

年不膏曾祖昂贈職方郎中祖從贈秘書少監父恩終太常博士
贈度支員外郎母王氏贈長壽縣太君君幼聰悟喜讀書不與諸
兒相戲狎方十歲則語默有常節家人僕隸率不敢以童子待及
長耽玩經史殆忘寢食每文章之出遠近為之傳誦與石守道游
最相知守道嘗有書遺之曰他日主吾道者希元也天聖中余適
判淄州君時年十七自青州持書來訪余觀其文雄富老重殊不
類少年者所為亟加禮接之自是余常謂人曰張某必取高科有
盛名於天下君之親友往往記余言以為知人文正范公亦知君
為深常與余評論人物喟然謂余曰九布衣應科舉得試殿廷下
必婉辭過謹以求中格人情之常也而張某者為積善成德論獨
言切規諫莫以感寤人主立朝可知矣使今而在必以直道為一
時名臣其推重如此第秘書丞唐民德警有文知名于世丁仁壽

憂雖家甚貧而力謀舉父母與諸兄之喪以嘉祐四年春歸葬鄉
里將葬以書來告曰公知監丞兄之深者願得公文以誌其墓乃
為銘曰

嗚呼希元 天地之父 人生其間 百年一瞬 何較駢顏
唯得令名 猶穹壤然 亘千萬世 不隕不騫 君得之矣
夫何恨焉 余為斯銘 不愧其傳 嗚呼希元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并序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知古
今議論振帶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疎然在服不敢以齒
少遇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
其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超絕亦承父之教重矣漸漬而至于大
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為有司所紕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邪師

能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益廣所學益深師魯每歎曰吾道之克
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曆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
詔宣撫陝西時摺紳草澤上書以方略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
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為第一然惟其所論特奇疑非仁
濟言既而知處厚代為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
子矣自是余常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為朝廷
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
龍圖閣以諛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厚娶王氏再娶宗
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處厚將從師魯之喪葬于緱氏也其從弟
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處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
葬矣敢以伯父之言告乃為銘曰

惟壽惟夭 達者一焉 愚壽而滅 賢夭而傳 嗚呼處厚

孰短孰延

吾疑禍福

不主于夫

愚考不折

善考不年

天果主邪

胡為而然

安陽集卷第四十七

11

